

阳光背后

刘林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阳光背后

刘 林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年8月·贵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阳光背后/刘林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0.8

ISBN 7-221-05219-0

I. 阳... II. 刘...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4382 号

阳 光 背 后

作 者:刘 林
责任编辑:钱海峰 唐流德
出 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550004
印 刷:贵州新华激光照排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32 开
印 张:10.375
字 数:288 千字
版 次: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1—3000 册

ISBN7-221-05219-0/I·1160 定价:18.80 元

《阳光背后》序

唐流德

刘林先生同我，原本并不熟悉。

在编辑《阳光背后》书稿的过程中，我知道了他是一位具有正高级职称的高级编辑，还担任着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副总编辑。

读着《阳光背后》里林林总总的短篇小说，我感觉到他是一位性情中人，是一位勤奋多思的人。他已经出版了五本书，《阳光背后》是他的第六本书，他说他今后还要再创作四部书稿出版。

作为一位担任着领导职务的广播工作者，刘林的繁忙程度，是可以想象的。然而，他的业余文学创作又是如此地丰产，这就不能不令人钦佩和惊异。他对文学创作的这份庄重和虔诚，并不亚于专业作家。他为坚持文学创作而付出的精力和身心，是业外之人难以明了的。

读过《阳光背后》的二十多万文字，我认为，刘林是有着厚实的生活基础的。天府之国里城乡底层里的喜怒哀乐，普通百姓的欢愉与疾苦，社会官场里的形形色色，似乎都成了他的创作素材。他就像成都平原上的一位乡民，在属于自身的园田领地之上，任凭岁月风霜的考验，任凭自然更替的洗礼，长

久地耕耘着。

《阳光背后》里大多数篇什的语言使用方式，仿佛都蕴涵着某种忧郁。尽管这种忧郁，是淡淡的。忧郁，是一种审美形式，它包容着特定的内容及其特质的内涵。

《阳光背后》里半数以上文章所表现出的本体意蕴，大多带有冷峻的色彩。尽管这种冷峻，是薄薄的。冷峻，也是作家观察和追求的一种艺术效果，它是社会生活与作家个人生活相融会生长出的形象氛围。

《阳光背后》里的文章，就创作风格而言，大多带有讽刺的韵味。尽管这种讽刺，是浅浅的。讽刺，是独特的比喻与夸张之艺术功能。它对日常生活中的人或事进行有情或无情的揭露、批评与嘲笑。

我是喜欢刘林《阳光背后》里的这些文章的。我也喜欢上了这位作家。文学，是自然运动、社会生活和思维领域的一种意识或符号反映，它必须也只能建构在自然运动、社会生活和思维领域之上。因此，它的复杂与宽容是不以个人的意志而存在和转移的。审美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艺术意蕴是多种多样的，风格韵味是多种多样的。文学的殿堂，也正是由成千上万的个性作家与个性作品所构成的。

刘林及其小说，也是“这一个”。

既然是“这一个”，就要经受得住寂寞和清贫，经受得住污蔑和凌辱，经受得住表扬和肯定。你说是吗？刘林先生！

二〇〇〇年八月三日凌晨

目 录

序.....	(1)
耗子药.....	(1)
特等功臣.....	(5)
好一个女妖精	(10)
变 通	(25)
夫君别妻	(30)
死后升官	(36)
天神考官	(42)
秃头编辑	(65)
良心是什么	(70)
良心卖了	(83)
听夫人的	(87)
主人和狗	(97)
人咬狗.....	(103)
他穷得只有钱.....	(110)
她太可笑.....	(118)
爱情绩优股.....	(128)
天下一绝.....	(138)
没有心脏的人.....	(148)
微笑受罚.....	(152)

茜茜的幽默·····	(156)
蚊子取洋名·····	(161)
乳房的功能·····	(165)
绝顶笨蛋·····	(172)
比手势·····	(176)
提前下班·····	(181)
下地狱·····	(186)
灵魂畅销·····	(192)
死不明白·····	(197)
财迷鹦鹉·····	(202)
镇长赌咒·····	(207)
改头换面·····	(212)
乡土政策·····	(218)
良 药·····	(223)
他没有心肝·····	(228)
相互扯平·····	(234)
游览新世纪·····	(258)
悟空不能为官·····	(274)
有口难言·····	(297)

耗子药

“耗子药，老鼠药，九十年代新科学”，“来得快，去得快，莫叫耗子谈恋爱”。

这扩大了的声音走街串巷，跑进平房，飞上楼房，震动着人们的耳膜。

在冻青树市场坐守李子摊摊的杜老汉听了，冒了一句阴之文：“哼！这个莫老三硬是烂得宽！”

比声音后到的莫老三，不足而立之年，T恤衫、短裤儿包装的身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五官将就看得，肉皮子油黑油黑，嘴巴底下挂个话筒，边蹬自行车边念第二段顺口溜：“耗子药，老鼠药，买得着，划得着，耗子吃了跑不脱！”

成都的大街小巷，他跑得不少，到冻青树市场，还是头一回。没想到，八点钟光景，鸡鸭鱼肉菜全部登市。莫老三看到卖主多是农二哥，心里来劲了：“好哩！说不定有搞头！”

他刹住车，在街边人缝缝里找了个落脚之处。刚转过脸来，杜老汉跑进眼睛里，而且只隔几步路。

“你早，杜大爷。”

“你早些。”

杜大爷重开口：“你这人昏了头啰，‘朗个’跑到菜市场来卖耗子药哟！”

“听说乡坝里耗子多得起堆堆，这儿的农二哥又多，我想歇脚碰碰运气。”

杜老汉咧咧大嘴巴：“你那鬼药，恐怕只麻得到李胖子那

号人……”

李胖子者，吴家坝粮食大户也。麦收时节，他花五元钱在莫老三手上买了五包耗子药，拌了五个半碗白米饭，放在五间屋里。没隔好久，饭没有了，耗子肥了，小的早恋早婚，大的天天做爱，一月下一窝崽崽……

生怕杜老汉再抽底火，莫老三赶忙封他的口：“呃呃，生意人要相互维护哈！你卖你的黑李子，我卖我的耗子药，河水不犯井水，要不要得？”

杜老汉正在回熟人的话，顾不上回莫老三的话。

莫老三心不虚了，继续念顺口溜：“耗子药，老鼠药，九十年代新科学，老鼠吃了甩脚脚……”

他叫了好一阵，买卖人听得耳朵起茧疤了，却无人买他的耗子药。

这时，一个大肚子少妇、一个妖艳小姐向李子摊摊靠过去。杜老汉马上开笑口：“请先尝后买，免得戳拐。”

少妇拈个李子尝了尝：“妈呀！好苦哟！呸、呸、呸！”吐了苦渣苦水，拉住小姐，叫快走、快走。

“请二位留步，”杜老汉抛一抛手上的李子，“你们只晓得这东西刮苦，不晓得它是从四个国家进口的哩……”

小姐噗哧一笑，少妇瘪瘪嘴巴，“一种颜色，一样大小，运了天远地远，没得一点伤痕，要说是进口货，鬼才相信”！

“嘿、嘿，且听老夫把话说完，”杜老汉解释道，“我家那李子树是越南母本和朝鲜父本嫁接的，施的日本钾肥、泰国磷肥，你说算不算四个国家的进口货？”

少妇讥笑一声说：“越南、朝鲜离中国天远地远的，把那两个国家的母本、父本拿到中国来嫁接，活得了么？”

杜老汉二笑二笑地说：“大姐晓得啵？从越南、朝鲜坐飞

机到这边,几个小时就到了。我的李子树父本、母本都是装在保鲜保温箱里坐飞机来的。我买了八对父本、母本,没有一对放瞎。你不信,抽空到我园子里瞧几眼,看我扯谎说白么?”

少妇一时无话。杜老汉又说:“我那八根李子树去年开始挂果,今年总共下了二三百斤,论味道,是苦叽叽的,不过,那里头的苦水啊,女的吃了能美容;男的吃了能防治冠心病;儿童吃了长一张红苹果脸蛋;老年人吃了能延年益寿。谁不信,去问问东大街 185 号的桂婆婆,梁家巷 71 号的王三爸……”

少妇、小姐听进去了,索性一试,每人买二斤,价格嘛,三元一斤也罢。

四周的人听了杜老汉的话,又看到少妇、小姐当了买主,禁不住心痒脚动,有的跑来,有的拥来。约莫半个钟头,两筐焦苦八苦的黑李子被一抢而空。

眼见杜老汉赚大钱,莫老三不时出粗气,哼两声,恨不得当众戳戳他的痛处,揭他的老底。正要开口,他想起了老人言:多栽花少栽刺,多结友少结仇。不然,山不转路转,路不转水转……一转念,他把到了嘴边的话咽回肚子里。

心里平静下来,莫老三眨眨眼睛,拍拍脑门,禁不住笑出声来:“人家敢把苦李子说成四个国家进口的,我何必当瓜娃子哩?”心里开了窍,他抽抽嘴巴底下的话筒,念开了新编顺口溜:“耗子药,老鼠药,巴西南非进口货!谁家买一包,大小耗子全除脱……”

他趁编趁念,热炒热卖,虽然没有老调顺口、押韵,但产生了奇迹。他念了三遍,竟有四个人光临。

这四个人,有的盯着药箱,有的问这问那。一位牛高马大、黑不溜秋的中年汉子向莫老三投出怀疑的目光:“耗子药能进口么?”

莫老三理直气壮地回答：“这年头，连垃圾都能进口，耗子药咋不能进口呢？”

“耗子药能上飞机、轮船么？”

“不能！”莫老三毫不心虚地说，“要晓得，我是耗子药专业户。我的药是私家小船运过来的。”

一位五短身材老汉开口了：

“请问，何以见得你的耗子药是进口货？”

“请看包装纸上的字母。”

本来用的灭蚊药片包装纸，却无人看出什么破绽。

“小伙子！别人卖一元一包，你卖四元，太贵了嘛！”

“俗话说，相因没好货，好货不相因。”

“你说‘谁家买一包，大小耗子全除脱’，如何叫人信得过？”

“你要是不信的话，我马上吃十分之一包，死给你看。你怕偿命的话，那就捉只鸡来，逮个耗子来当众‘告’（试）一下……”

话说到这种地步，谁还舍不得四块钱？四个买主才走了两个，周围团转的人涌过来了。里三层外三层，把药箱箱和莫老三围得水泄不通。男男女女挤的挤，叫的叫，“我买一包！”“给我拿两包！”“我要五包！”……大约十来二十分钟，两尺见方的药箱底朝天，莫老三的腰包胀鼓鼓的。一个冷眼旁观的菜贩子伸出两个指头：“那家伙今天起码捞了这个数……”另一个菜贩子点点头。

莫老三按按腰包，好似美梦初醒，周身麻酥酥的，心头连连感谢杜老汉。杜老汉问他：“明天还来发财么？”莫老三诡秘地一笑：嘴里跑出两句话：“明天上绵阳，后天下乐山……”

特等功臣

似乎公鸡下蛋，母鸡叫鸣了，官主任从上马至今天，首次在八点钟以前起床，首次在办公室摇笔杆，首次在会场指挥别人挂会标、贴标语、安放桌凳。别看他不到而立之年，却肥头大耳，大腹便便。正如清洁工莫老头所说，官小娃当主任三年，变了人样儿喽！

吃过早饭，他披着西装外套，立在本单位——S镇供销社门口，望着毛毛雨和稀稀拉拉的雪花，独个儿骂阴之文：“他妈的！老子首次出新招，偏偏天公不作美，未必要我今天的庆功大会开不成么？”

“嘿、嘿！主任莫愁！？”正在街边打扫垃圾的莫老头停住大扫帚说，“要不了好久，一定会云开雾散出太阳的。那些受大赏的，决不会缺席的。”

官主任没有理视他。

好像莫老头料事如神。不到十点钟，男男女女挤满了会场，只有主席台和特等功臣的席位空着。外号马虎眼（两个眼珠一真一假）的马副主任清点人数，来到会场门口，看看官主任，笑着说：“只差万仕达一个人了，是不是开会？”

“特等功臣没到，再等等。”官主任继续站在街边东张西望。突然，笑容从嘴角展开。原来，隔壁巷子里闪出一个小伙子。此人，牛高马大，一表人才，全身皮装，姓万名仕达，外号万大炮。官主任和他握了手，用指头弹弹他头发上的几朵雪花，笑着问寒问暖。马副主任却阴沉着脸说：

“姗姗来迟。知不知道官主任等候你多时了？”

“因为路上两台汽车亲嘴，交通阻塞，迟到一步，罪过，罪过！”

官主任笑道：“油嘴滑舌！”

等马副主任入场，官主任拍着万仕达的肩头说：“去年，全社经济效益大大升位，你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今天要重奖你！”

万仕达笑容满面地说：“小的不敢居功。长青分社经济腾飞，全靠官主任领导有方。”

“少说官话。”

“我决不是口是心非地恭维你。没有你那句话，我长三头六臂，利润总额也不可能一年等于二十年。”

“那句话”，出自去年四月十八日。当天晚上，月朗星稀。官主任和万仕达光顾南风饭店，首次要了情侣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两人由畅谈个人前途命运扯到了生意上。万仕达说：

“春耕接近尾声，‘双抢’在即，化肥更加供不应求，好在我那里货源充足。我得到一个信息，外地同行业纷纷涨价，财源猛进。我们怎么办，请你指示。”

官主任摇着杯里的红酒，不置可否。

万仕达跺跺酒杯：“你倒是说句话啊！”

官主任说：“让我再想想。”沉沉的眼皮下，溢出呆呆的眼神。

万仕达急得站起来，又坐下：“嗨，我是第一次见你这样优柔寡断。”

官主任说：“价格问题，县上有明文规定，你是知道的。”

万仕达把指头捏出轻轻的响声：“这年头，富死胆大的，穷死胆小的。未必文件只管我们，不管别人么。”

官主任沉思良久后说：“你看着办吧。不过，只打擦边球……”

此刻，万仕达提及“那句话”，官主任连连摆手，其示意或许不宜再提它，或许不值一提。

万仕达眨眨眼睛，转换了话题：“你昨天见到毛毛没有？”

“乱弹琴！哪有下级奖励上级的？我今天重奖你，明天就修理你。”

“下级奖励上级，违反了天条么？”

“你我都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都上了名单（第三梯队领导干部名单），不要因小失大，自毁前途。”

“你大可放心。奖金名单上只有长青分社的人。毛毛是我的侄女，绝对可靠。再说，她只知道送来的是土特产品。”

眼见有人走近，官主任干咳两声，说：“该开会了，入场吧。”说着，昂首挺胸地走进会场，登上主席台，在自己的名牌后面正襟危坐。

马副主任刚宣布开会，莫老头急急忙忙来到主席台右下角，指了指官主任和马副主任，比了比有请的手势。等两位当官的来到台口，莫老头小声说：“物价监督检查所王所长打来电话说，他一会儿赶来找长青分社的万主任，请你给他打个招呼。”

“晓得啦！去、去、去！”官主任像赶猫似地挥挥大手。

两位主任回到座位之后，马副主任悄悄问身边的官主任：“有人反映，小万屁股上不大干净。你看是否仍然按照前天决定的受奖名单宣布？”

“不要听到风就是雨，照宣布不误。”

官主任发了话，马副主任嘘口气，重新宣布会议开始。坐在主席台正中的官主任首先作报告，大讲特讲 S 供销社狗年

取得的辉煌成就,积累的宝贵经验。洪钟般的声音,碰得窗户玻璃格格当当响,碰得姑娘们的耳膜发麻。尤其是列举十大功臣的先进事迹,一直用的F调,高八度。说到长青分社的万主任,他“嗖”地站起来,嗓门高得有些嘶哑:

“他领导的长青分社,上年实现的利润,比前三年的总和高出六倍,在五个分社中首屈一指,实乃可喜可贺!他领导的长青分社,上年实现的利润,占了我社利润总额的一半。我社经济效益在全县供销系统的名次,能够从前年的第三十三位飞升到去年的第三位,多亏长青分社挑了大梁,立了头功!他们的功劳特大,功不可没!谁知,一些人吃饱了,胀得慌,在下面说七道八,什么小万年轻骨嫩、乳臭未干啦!什么经路不懂当阉匠,叫他阉骡子抱颈项,叫他阉母猪摸背上,只晓得乱整啦,等等。我请问有些人:你们资格老,天上事懂一半,地上事全知道,又善于循规蹈矩,穿钉鞋杵拐棍——把稳着实,那你们为什么赚不了他那么多钱?我要提醒这些人:银子钱硬头货哩!你们嫉妒他没用!对他不服气不行!正确的态度是:好好向他学习!在猪年迎头赶上他……”

官主任颂扬了功臣,大展了猪年宏图,马副主任接着宣布狗年十大功臣名单,念到谁,谁上台,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主席台前面。官主任离开座位,走到万主任面前,抓住他的左手,举得直直的,再并肩齐步走到台口,向全场职工介绍:

“大家认识认识,他就是十大功臣中的特等功臣万仕达同志!现在,我要亲自给他颁奖!”

万仕达接过奖状和一万元奖金,好不激动,刚下台口左边的梯子,一脚踩空,栽了个大跟头,引起哄堂大笑。

官主任的双掌向下按了按,等全场雅静,他如叫似吼地说道:“但愿明年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有更多的人领到一万元

奖金！如果真能涌现十个八个万仕达式的功臣，那么我们的经济效益决不会屈居全县供销社系统的第三位，而是坐头把交椅！大家有没有坐头把交椅的信心和决心？！”

“有！”全场十之八九的人异口同声。

“好！很好！下面，请三位副主任给另外九位功臣颁奖！”

颁奖完毕，散会。十大功臣迅速上楼顶合影。S镇丽人摄影部“部长”正在调整人员位置，莫老头领着物价监督检查所的两个中年人来了。王所长招手道：

“且慢！”

官主任的脸色一沉，又似笑非笑：“王所长大驾光临，有何赐教？”

“长话短叙！据农民反映和我们查证核实，长青分社去年春天和秋天销售的几批尿素、碳氨，每天涨价四次，严重违反物价政策法规。毛县长得知此事，十分生气，三令五申叫严肃查处！执法部门决定，没收长青分社的非法收入八万元，处以罚款两万元，还要追究万仕达的责任……”

万仕达翻翻白眼，仰面哈哈大笑。敛住笑容，大言不惭地回答：“信口雌黄！无稽之谈！”

“铁证如山，休得抵赖！”王所长从容地打开皮夹子，亮出贴在硬纸上的若干张照片，张张都是两种化肥的价格木牌……

刹那间，十几道目光投在照片上。万仕达顿时瞠目结舌；官主任的嘴巴张得老大，能飞进一只麻拐子……

好一个女妖精

蜀西地带。秋天走了。寒气和浓雾成了季节的主人。久不谋面的阳光拨开了雾瘴，让开福酒店重现本来面目。眼下，四楼方块会议室换上了前所未有的会标。红绸宽两米，长十米，贴上面的白色剪字比斗大。会前，一个女人聚精会神地审视、品评着每个字：

“‘迎宾饭店龙年年会’。嗯！字儿写得好，跟印板子印的一样。个头大小正合我意……”

从后面看，她个儿不高，身宽体胖，屁股挺大，好像有一大把年纪了。红色紧身旗袍、翘宝发型与她的身材、年龄很不相称。

从前面看，她三十来岁，头大、脸大、嘴大、眼睛大、耳朵大，皮肤粉白粉白。

她识字不多，脑子灵动，嘴巴翻得特快，口不择言，好听难听的话应有尽有；声音之高，有如高音喇叭；声音之尖，可以划破玻璃。

她姓金，名玉童，因时来运转，她这个人下人先后坐上了同春酒店和迎宾饭店经理宝座。一个小小经理举行年会，竟有一百多人答应前去捧场——上至县长，下至百姓，还有记者和作家。

按照请柬上写定的时间，与会代表陆续入场。门口两位花枝招展的迎宾小姐，无论对谁都一视同仁地微笑道：“您好！”“欢迎光临！”站在签到处右边的金玉童，对不同身份的代